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于公案 第一三六回 問根由郎能動 見凶徒忿罵賊人

且說郎能開言便問說：「賢妻，我才去幾天，趕著作些傭工，你為何落淚，面帶病容？莫非思念？家鄉時運不利，帶累賢妻，無人見疼。」田氏說：「自古常言，『隨夫貴賤』，這有何礙？貧窮不足言講，昨日我到井邊汲水，遇著狗於這般放肆調戲，只等夫主回家說明，奴家尋個自盡，以免夫主後來受累。」郎能聞聽，驚惱兼集，罵聲「萬惡侯春」，說：「賢妻不必生氣，且自開懷，明白進縣告狀，雖是家長豪富，我是長工，現在窮困潦倒，拚他不過，官司包管贏勝。」田氏說：「奴非輕生，只因侯春興騰，你今現為長工，要去告狀，有輸無贏，頭一件有勢利能以通神；二來咱是外路之人，手又空乏，這賊怎肯輕歇？現在服他所使，猶如籠中之鳥，官司非惟不贏，反懷愁恨，殘生難保，如今奴家尋死，以省臨期生禍，若是貪生，侯春還設牢籠。除此一著，別無計策，丈夫不必戀奴。」郎能說：「賢妻，你且忍耐，不必著忙，我也是堂堂男子，七尺之軀，豈肯甘受他人之挾制？先到縣中告上一狀，倘若不贏，拙夫另有主意，若不報仇出氣，非是男子。」

言罷，寫了一張狀子。田氏攔擋不祝郎能剛出院門，迎面就與侯春遇見，大罵：「賊徒！井前調戲吾妻。」狗子躬身陪笑說：「郎哥息怒，昨日老兄到舍，在下回家，井邊遇見令正是真，小弟並無欺心。」郎能說：「你這賊，青天白日調戲良人妻女，還敢胡講，巧言強辯！」上前當胸揪祝侯春冷笑，大叫：「郎能，你是我家長工，使硬行兇，竟敢無禮，信口罵人，賴我調戲汝妻，以無作有，擅自打厚。」郎能二目圓睜：「強賊，還敢嘴硬，怎肯善容！」攥拳迎面打去。侯春臉上著重，登時青腫，狗子把腰間帶的刀子拔出，郎能趕到跟前，一腳踢在侯春手腕之上，甚是疼痛，小刀落地，郎能連忙搶起，在上一揚，侯春回身就跑，郎能持刀隨後追趕，大罵侯春：「反了，我今定要殺賊，償命挨刀，也屬情願！」侯春回家關門，郎能高聲喊罵不絕。街坊勸住，一齊便問，郎能就把已往情由說了一遍。眾人不便多言，不過勸解。郎能氣惱難消，往縣中告狀。未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